

桃花亂

桃花亂。

側側
著

春去卷



字創·花02

桃花亂 春去卷

作者 側側
責任編輯 蔡雯婷
行銷企劃 謝玟儀
封面繪圖 東方月
封面構成 張珮琪
電腦排版 張凱揚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兼
出版總監 曾大福
總編輯 汪若蘭
出版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31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06號4樓
電話 02-2218-1417
傳真 02-8667-1065
網址 www.sinobooks.com.tw
e-mail:service@sinobooks.com.tw

郵撥帳號 19588272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印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2010年2月
定價 200元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本書原名為《亂桃花》作者：側側，由起點中文網獨家授權繁體中文版（含港澳地區）出版發行。

國家圖書館預行編目

桃花亂 春去卷／側側著．-- 初版．-- 臺北縣
新店市：木馬文化出版：遠足文化發行，
2010.02
面；公分．--（字創·花；2）
ISBN 978-986-6488-59-7（平裝）

857.7

98024044

桃花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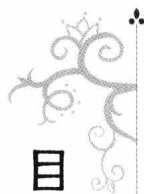
字韻·花

側側 著

春去卷



木屬文化



目次

第一章	花落花開年復年	5
第二章	人與桃花隔不遠	27
第三章	霧裡煙封一萬株	49
第四章	風透香簾花滿庭	77
第五章	孤榮春軟駐年華	103
第六章	桃花一簇開無主	127
第七章	東風有意揭簾櫳	167
第八章	淺深桃花深淺妝	197

第一章 花落花開年復年

暮春初夏，眼看一年當中的好時光就要結束，所有的花都不顧一切開到最絢爛，彷彿要用盡所有力氣來拼將這一場繁華。

盛顏就出生在此時，四月初六。

她每年的生辰，都是繁花似錦，天地生輝——即使她與母親相依為命，自小學著操持家務、針黹女工；即使她父親早亡，母女為族人所不容，而居住在城郊山野中，但也依然改變不了，她錦繡繁華生辰的到來。

年復一年，盡是如此，直到她十七歲那年。

那年春天桃花開得特別好，妖異一般。整個京城只見花開得如霧如雪，即使是最晴朗的天氣裡，天底下也是一層煙濛濛的粉紅顏色，幾近邪魅。

別人都說，今年的桃花開瘋了。

盛顏清晨起來，母親還在睡夢中。昨夜她們趕一件繡活，直到凌晨才睡下。她梳洗完，灑掃了屋內，將桌上已經完成的繡活拿起來，輕手輕腳帶上門，把東西送到城裡繡莊去。


天空一片陰沉沉，滿城的桃花如雲霞一般，花團錦簇，全都恣意奔放地盛開在這樣陰暗的天空下，凋謝也無人憐惜。無數粉紅的桃花瓣落在青石板上，任人踐踏成泥。

耳邊輕輕地有東西擦過，她轉頭一看，原來是一朵桃花，隨風掉落在她的肩上。她憐惜地伸手拈起，隨意插在自己的鬢邊。

去繡莊交了東西回來，她一路慢慢走回家。忽然感覺到鼻尖上微微一涼，抬頭看天空，大雨已經撲簌簌地下起來了，打得身旁的樹葉草尖啪啪直響。

她將自己的頭遮住，想到附近有一間小小的花神廟，忙跑到那邊去。

花神廟很小，就一個單殿，陳舊的梁柱已經發黑。盛顏跑到屋簷下，拍拍自己的



衣服。只這麼一會兒的工夫，雨已經下成傾盆。河對岸大片的桃花開滿了山原，一眼看去如同遍地灑了霞光。

抬頭才發現旁邊已經有個男子在避雨，她看見那個人的同時，那人也正回過頭來，兩個人的眼睛剎那對上。

只有整個天地的雨，下得遠遠近近。

當時，沒有任何人能想到，這麼平常的一場雨，改變了兩個人的一生，也改變了整個天下。

直到很久以後，他們還可以清楚地回憶起今天的一切。那春天柔軟的雨風，盛顏十七歲時清澈而羞怯的神情，在這樣的雨天裡靜靜綻放。

他是一個極俊朗的男子，眉眼深刻，輪廓優美分明得如同精緻雕塑，是英俊迫人的那種氣勢。

他們一左一右，隔著三尺遠的距離，各自默看雨絲撩亂地橫斜下著。

廟簷旁有一株芭蕉樹，寬厚的葉子被雨打得劈啪作響。盛顏尷尬地站在那裡，默

然伸手去接葉子上漏下來的水滴。水打在她的掌心，散成千萬細碎的珠子。

那人長久地打量她的側面，似乎並不顧忌這樣看人。而她明明知道，卻只是心跳飛快，並不感到惱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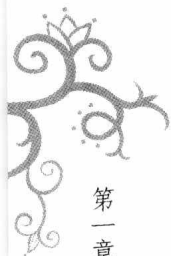
只是奇怪，他這一身尊貴，氣度不凡，卻為什麼在這樣的時候，一個人在郊外出現？

只聽到他突然說：「這場大雨來得真是突然，姑娘怎麼也忘記帶傘了？」她輕輕「嗯」了一聲，慢慢說：「天有不測風雨，一時料不到。」

「本來聽說這裡卜卦靈驗，想來問一下。不料道人已經雲遊，真是白白來了一趟。」他笑道。

盛顏便轉頭看他，隨口說道：「廟中當然不是道人靈驗，而應該是供奉的仙人靈驗，道人不過是解籤而已。」

他看這雨下得無休無止，便說：「這麼說，這裡有留下的籤紙，我自己也可以一試？」



她也只不過是十七歲的少女，自然有好玩的心態，便和他一起取了籤筒過來，站在花神面前，搖了一會兒，跳出一支籤來，第一百一十籤。

她翻著旁邊的籤文簿問：「公子是問什麼？」

他猶豫了一下，說：「我此生一切都已順理成章，一時居然不知該問什麼……不如就問姻緣吧。」

她臉上微微一紅，心想，原來他還沒有妻室。

第一百十一籤，籤文簿上說：「斷送一生憔悴，只消數個黃昏」。

她看了這籤文，心裡暗暗一驚，想這人說自己一生都已安穩，卻原來姻緣如此可憐。

他在旁笑問：「籤文怎麼說？」

她便輕輕掩了籤文簿，說：「願為雙鴻鵠，振翅起高飛。上籤。問姻緣，主夫妻白首，吉。」

他隨意笑笑，覺得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不以為然。

盛顏自己抽身去虔誠禱告，搖出籤來，看了是第十六。捧了去問他。

他翻到十六籤，盛顏怕他也像自己一樣騙人，便稍稍湊近去看。他指著籤文說：

「這支籤照的是『杏花疏影裡，吹笛到天明』。若是求姻緣，主夫妻恩愛，吉。」


她心裡稍微安定了一點，抬頭向他一笑，才發覺自己與他靠得如此之近，忙往後退了一步。但照著籤文仔細一想，這支「臨江仙」雖說是吉，可這詞的後一闕，似乎是一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隱隱就覺得心裡有點驚悸。

但吉也罷，凶也罷，人生就是這樣了。

一場大雨讓兩個陌生人邂逅在一間小廟中，他們替彼此推算未來的緣分，卻一點也不知道，將來會如何來臨。

雨越下越大，遠處的山景都顯得朦朧。

外面忽然有馬嘶的聲音，有數人在廟門口下了馬，急匆匆地進來避雨，在簷下與他們打了個照面。



領頭的那個男人身材高大偉岸，看見他們之後，微微皺眉便站住了。對盛顏身邊的那個男人冷笑道：「真是幸會……沒想到在天下覆雨翻雲的人，也會被這一場雨孤身困在這——哦，不是孤身一人，還有個姑娘呢。」

而那人就站在盛顏的身邊，神情如常，甚至也沒有澄清兩人的關係，只說：「雲寰，明日你和你爹就要離開京城，你本該好好在家待著，何苦非要把自己弄得這麼狼狽。」

項雲寰低頭看看自己身上微濕的衣服，惱怒道：「一切盡拜你所賜。」

「不敢當，都是各人選擇。」他淡淡地說，轉頭看向盛顏，說：「姑娘，看來妳不能在這裡避雨了，妳還是及早冒雨回去比較好。」

盛顏知道這些人必定是自己惹不起的，心驚膽戰地點點頭，轉身就向門口走去。不料項雲寰卻伸手攔住了她，抬頭對那人笑道：「反正大雨無事，一時又走不了，不如讓這位姑娘陪我們玩個遊戲如何？」

盛顏臉色煞白，料定自己難以逃脫，只好倉皇地轉頭，哀求地看著那人。

雖然他們算得上素不相識，可如今這樣的情況，竟好像他是她唯一可以依靠求援的人了。

他微微皺眉，說：「這本是朝廷的事，何必把毫無關聯的小姑娘牽扯進來。」說著，他走到門口，示意盛顏離開。

盛顏趕緊捂住自己狂跳的心口，向著外面的大雨衝了出去。

項雲寰冷笑著看她跑出幾十步，忽然叫道：「喂，想活命就停一下！」

盛顏站在雨中，倉促之間回頭看了一眼，頓時嚇得站在原地，一動也不敢動。

那個名叫項雲寰的人，拉弓滿弦，搭箭指著她，一邊轉頭向那男人笑道：「我還未曾有幸見過王爺的身手，聽說王爺在塞外被喻為百步穿楊，不如今日風雅一下……你我以她鬢邊的那朵桃花為注怎麼樣？」

天色昏暗，盛顏站在大雨中離他們三十來步，大雨傾盆，在她耳邊嘩嘩作響，她根本聽不見他們在說什麼，但是只看項雲寰的動作，也已經知道了危險。

因為恐懼，她的身子微微顫抖，被雨淋濕的頭髮烏黑如墨，那朵桃花在她的髮

間，顯得尤為鮮明。

那人看了她一眼，漠然說：「有什麼好玩的，即使你贏了，也逃脫不了前往占城的命運。」

「我只是仰慕王爺的身手已久，眼下就要離開京城了，想見識一下而已。」他笑道。

他一言不發，抬手接過項雲寰手下的人遞給他的弓箭，搭箭在弦，對準她緩緩拉開了弓。

這兩個人，看著她髮上的桃花，隔著一簾春雨，竟然眼都不眨。

在這樣的雨中，光線昏暗，視線模糊，稍有閃失，她便會喪身箭下。

她嚇得站在那裡，一動也不敢動，被雨淋得全身濕透。唯有泛白的雙唇，微微顫抖，如同衰敗的桃花。

只聽到輕微的咻地一聲，他們幾乎是同時放開自己的手。

盛顏不敢看箭的來勢，只能緊緊地閉上自己的眼睛。

但是沒有預料中的一擊。箭從她的耳邊擦過，落在後方。

她急切地回頭一看，原來是一支箭在空中被另一支箭射中箭桿，偏離了她的身體，全都射了個空。

項雲寰惱怒地轉頭看那人，盛顏在心裡想，定是那人的箭後發先至，從後趕上項雲寰的箭，救了她一命。

沒等她心裡對那人湧起感激，卻只見他又抬手，一箭向自己射來。只聽極其細微的「擦」一聲響，盛顏烏黑濕漉的頭髮，忽然之間全都散落下來，如同一片烏雲，在大雨中驟然籠罩在她身上，凌亂且狼狽不堪。

那支箭從她的髮間穿過，帶著那朵桃花，釘在了後面的柏樹上。

盛顏茫然地披散著頭髮站在那裡，只感覺到一縷被射斷的髮絲，順著她的臉頰，緩緩滑下，悄無聲息地落在地上，在雨中陷入污泥。

他看著她披著凌亂的長髮站在雨中，全身濕透，狼狽不堪的樣子，卻忽然彎起嘴角，對她笑了一笑。他五官深刻，看起來有種懾人的魄力，可驟然間笑起來，卻讓

人覺得溫柔和煦，還帶著一點點孩子氣的意味。

他抬手將弓箭遞還給項雲寰的手下，修長乾淨的手指白皙如玉，沒有一點不潔的東西。

盛顏這才回過神來，她伸手去撫摸自己的鬢邊，臉色蒼白。

這些人與她彷彿不是共處一個人間的。她卑微如草芥，就算是被他們誤殺，也不會有人將她的生死放在心上。

看著那人冷淡的微笑，她心裡忽然升起一種夾雜悲傷的怒氣來。一轉身，快步逃離。

逃離那兩個莫名其妙以她為賭注的男人。盛顏孤身一人，在下著大雨的城郊桃花林中，提著浸濕了之後沉重的裙子，在泥濘的路上艱難地行走。她披散的頭髮，正一滴滴往下淌著水，狼狽不堪。

家還遠遠未到，周圍的大雨無邊無際，在雨中凋落的桃花黏在她的髮間、裙上。她沮喪起來，恨不得坐在路邊等著大雨停止再回去。